

种 菜

每次上班路过大门外人家种的那一小片一小片菜地时，我都会涌起一种喜爱之情，觉得有这样一小片土地，种上一些蔬菜，随吃随取，新鲜而无害，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以前，我家的院子实在太小，前面又有楼房挡着阳光，没有这样便利的条件。

今年我家也盖起了楼房。

偶去朋友新房处，竟发现他在自家的阳台上用泡沫箱种了几种蔬菜，虽不多，却绿油油的让人心生欢喜。于是，潜藏在心里的那份绿色渴望爆发了。回家，把想法告诉耄耋之年的妈妈，妈妈立即响应，帮我寻找多种可用之材。

当妈妈和我费半天劲终于把家里闲置多时的两个塑料洗澡盆挪到阳台上的时候，天已近黄昏。看着母亲疲惫的背影，我的眼睛竟然有些湿润了。我想，当我的小白菜初具规模的时候，母亲是第一个品尝的人——那是一定的。

清晨，在麻雀叽叽喳喳的歌声里我给大盆装好土，浇上水，甚至还施了一些花肥，然后把妈妈给的那些微小的圆形种子小心地撒了下去。真没有想到那样硕大的白菜竟是由这样小小的一粒种子发育而成。种子真是太神奇了，它把生命演绎得这样完美与强大。

因为是秋天了，曾经问过妈妈，季节有些晚了，还能出来吗，妈妈笑了，说得出得来，出得来，就是霜降了，大白菜还要长上一阵子呢。我愈发高兴，我不要她长成加大号的，只要她长出来就行。

百姓写手

Z HOU KOU
WAN BAO

不要打扰正在做梦的她



一盏孤单的长明灯亮着，等待晚归的我。

我蹑手蹑脚地脱掉外套，打算一个人去睡。关灯的时候，偶然看到沙发上她的玩具，是一个小蜜蜂模样的点读机，装在棉布袋子里，静静地躺在那儿。我猜，这一定是她睡前玩的游戏——给“小蜜蜂”盖上被子，装模作样地搂在怀里，用小手拍着它，嘴里嘟囔地说着“小宝贝，哦哦，睡觉喽”。

一年前，她妈妈工作变动，我们两地分居，孩子留给了我。不过，退休在家的父母帮我承担起照顾孩子的任务。白天我可以放心工作，等晚上再给她讲故事，哄她睡觉。因为今天我加班，她已经跟爷爷奶奶睡了。

看到“小蜜蜂”时，我的心一下子柔软

了。

当年她像天使一般降临我家，给这个原本平淡的家庭增加了许多笑声。她可爱伶俐，活泼聪明，让人无比眷恋。

这一刻多想搂她在怀，看看她熟睡的模样，亲亲她粉嫩的小脸，拍拍她肉乎乎的小屁股。我赶忙换好睡衣，洗漱完毕，打算去父母的房间把她抱回我的被窝。可走到门口时，我停下来了。

已经这么晚，她一定搂着巧虎公仔熟睡了，或许此刻正处在一个美妙的梦境中。那梦里，她会继续哄“小蜜蜂”过家家，会聚精会神地看动画片，会美美地吃着奶糖，那梦里，会有蓝蓝的天，白白的云，绿绿的草……

那梦，一定是甜甜的轻轻的，而且只属于她一个人。

我告诉自己，不要因为自私的爱而去打扰她的梦。孩童时的梦犹如皇后桂冠上的明珠，并非谁都有资格拥有。流年一边追赶着让我们慢慢褪去童真和幻想，又一边让我们带上伪装的面具，阅历像扔来的一个又一个包袱，压在我们肩上，让我们不得不负重前行，而身后的每一个脚印无不铭刻着世俗的烙印。我们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从前，也很难再像她那样能做一个天真无邪的梦。有时，觉得自己好久没有做过梦了，偶尔一次，也是那种醒来再难入睡的。

作为爱她的父亲，我应该给她最天真的梦。

(于志文 周口市检察院)

一个人的攀登



力和意志力都达到极限的8000米以上，谁还能为你背包呢？”王石这句话给“一个人的攀登”提供了很好的佐证。如果把登山的终极目的定义为登顶，那王石的队友无疑都是失败者，但故事的结尾是那两位放弃的人，分别在2005年、2007年登上了珠峰峰顶。

一个人的攀登，不是去征服高山，而是自我的征服。在人生的道路上，成功和失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总会面临高高低低的险阻。2011年2月，在经历创立万科和两次登珠峰这“两座人生的山峰”后，60岁的王石迎来了哈佛游学的“第三座山峰”，在外界看来，王石率性之外有野心，在名和利的取舍之间，他选择了前者。但就王石本人而言，这又是一次一个人的攀登，把自己从最擅长的领域抽离出来，在异国他乡体验挫折的滋味。

如今，王石62岁，一个人的攀登还在继续，终点在哪里，可能连他自己都不能确定。因此，当我们的心中，有着更高的山峰想去攀登时，就不要在意脚下的泥泞，正是这些留下的脚印，决定了那个独一无二的自己。

(庞舒莹 周口市川汇区)

温 馨

因为这样的场景并不多见。我一直在想，我们每一个做子女的在内心深处都是爱自己的父母的，可是我们陪父母的时间却是屈指可数，总会有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给耽误了。我们的父母渐渐地老了，陪在他们身旁，才是让他们觉得最最幸福的事。亲爱的朋友们，孝敬父母不能等，请放下手中的活儿，请推一推身边的事情，在我们的父母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带他们出来走走吧，这样我们就没有遗憾了！

(王丽 周口闫庄小学)

《百姓写手》稿件请投至电子邮箱：zkwbbxxs@163.com，以不超过800字为宜。

这温馨的场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落叶静之美

窗外的树叶开始一片片变黄、飘落，像年逾古稀的老人的头发，由浓密渐渐变得稀疏。风一吹，树小心翼翼地摇摆，生怕晃掉一片叶。树的呵护是挽留不住叶子的，就像人的生与死，别无选择。

树从发芽到长大，都是静静的，悄无声息的，你每天从它身边经过也感觉不到。直到有一天你发现满树的嫩绿时，才惊奇它们是何时长出来的。

它们就这样在你经过的地方，静静地长大，慢慢地变绿。为你遮阳送荫，为你吐放新鲜的空气，为你的眼睛增添一道亮丽的风景，带给你愉悦。

你也许会停下脚步观察每一片叶子，你也许会拿起画笔画下叶子所处的位置，你也许会背起行囊出门远行数日归来，它们仍静静地立在那里。

你之所以喜欢它，因为它每年都会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你眼前，带给你惊喜；你之所以喜欢它，因为它不是用语言，而是用行动为你默默地奉献；你之所以喜欢它，因为你是身处喧嚣的世界，唯独它能带给你静之美；你之所以喜欢它，因为它始终都静候在你经过的地方，直到生命终结的那一天……

落叶——悄悄地来，静静地去。

(马艳丽 川汇区电厂家属院)

大姐错喊我的名字

前几天回老家给母亲上坟，大姐带着上四年级的外甥也去了。外甥调皮捣蛋，大姐不时地教育他：“小海，你安静会儿行不行！”外甥翻眼看看大姐：“妈，你又把我当成俺舅了。”我和二姐三姐都大笑。大姐也不自然地笑了。

大姐现在的日子并不好过。姐夫常年外出打工，家里田里只剩大姐一人。三个孩子上学，家里还有瘫痪的婆婆，以及年迈的奶奶，她每天忙得脚不挨地。

这一切大姐默默地承受，艰难的生活磨砺了大姐的坚韧性格。

小时候，家里的情况和现在大姐家何等相似。母亲卧床不起，父亲外出打工，家里地里的重担都落在了大姐的肩上。大姐的学习成绩很棒，为了这个家能艰难地前行，姐姐牺牲了自己的幸福，主动退学了，谁劝都不听，从此洗衣做饭扛起铁锨去田里干活，做着与她年龄不相称的工作。甚至村里的红白喜事也由大姐代表我家出席。大姐掌握着家里的经济权，精打细算地维持着这个不富裕的家。大姐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从来没有听到过她的抱怨，也没有听到她说过后悔的话。大姐，你心中真的没有遗憾吗？

我小时候很调皮，和外甥现在一样。记得有次我和留杠打架，把留杠的头给打破了。泼辣的留杠娘来我家闹事，大姐二话不说

说，拿起扫把就狠狠地打我，边打边哭，像村里的妇女一样说着“打死你都嫌轻”的话。留杠娘看到大姐这样，就带着留杠离开了。大姐放下扫把，哭得更凶了。我当时不理解大姐为什么那么狠狠地打我，现在我明白，那是生活的无奈，是艰难生活中的发泄。学校让交学费，老师对那些不能及时交费的学生说，回家闹，一哭闹家长就给钱了。我就回家跟大姐闹，不给我学费就是不去上学。无奈大姐就带我去找老师，说是等卖了棉花就把学费补上。老师看是大姐，就破例答应了。老师也教过大姐。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姐姐代替母亲的大部分职能。后来，母亲的病有了好转，父亲在外也找到挣钱的生意，家里的境况慢慢好起来，我也上了大学。我记得很清楚，上大学的第一次学费，有大姐打工挣来的四千块钱。

没有想到，大姐结婚后的生话并不理想。似乎是一个轮回，调皮的外甥让你又想起小时候调皮的我吗？或许是有了母亲，姐弟们聚在了一起，又让你想起以往的艰难生活了。

不过，大姐，以前那种困难的生活你用你的坚忍都走过去了，眼前的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别忘了，还有我，艰难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扛。

(葛有杰 太康县王集乡)